

韩乐然与常书鸿——

留法先驱革命艺术家的友谊

王韧

“文化亲近感是中法关系的独特优势。”的确，中法之间，有太多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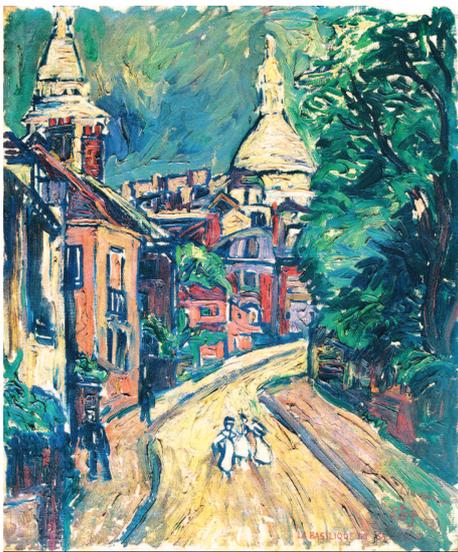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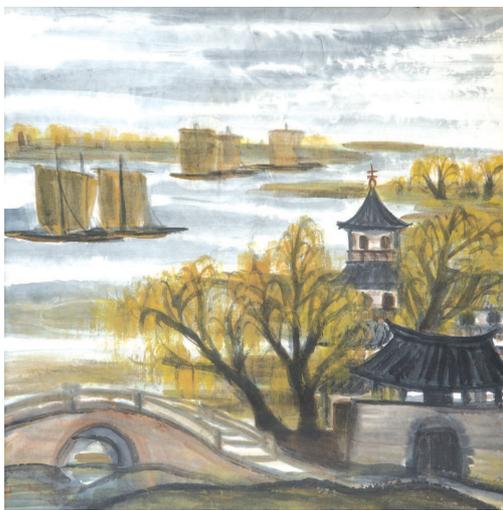
半个世纪后的“聚首”

回顾早期中西文化交流史和中国近代留学运动史，“留法”是不容忽视的一个分支。中国共产党老一辈领导人中就曾曾有周恩来、邓小平、聂荣臻、陈毅、蔡和森等人在法国负笈求学，他们在法兰西的土地上为祖国复兴而孜孜以求，而一批留法美术家群体也是中国美术领域中的佼佼者。他们胸怀抱负，不畏艰难，远赴重洋，前往当时的世界艺术之都法国巴黎学习西方艺术。归国后，在百废待兴中施展才华，他们主动引进西方先进思想与现代艺术表现方式，并通过开办美术学校、创设西画社团、筹办各种形式的洋画展览、创办美术杂志等举措传播西方文化艺术，书写了中法文化艺术交流的绚丽篇章。同时，他们以坚定的文化信念与艺术使命推动了中国美术从传统向现代转型，为20世纪上半叶中国美术事业的奠基与开拓做出巨大贡献，成为美术领域的先驱者。

龙美术馆(西岸馆)开启的“先驱之路：留法艺术家与中国现代美术(1911—1949)”巡展首站中有两幅油画肖像引起笔者的注意，这两件作品绘画的对象是同一人，一幅是韩乐然1932年绘于巴黎凯旋门前的自画像(图一)，一幅是出自常书鸿笔下的韩乐然肖像(1947年，图二)。70多年后，不期而遇的两件作品，又会勾连起怎样的一段往事……

并肩前行的挚友

韩乐然(1898—1947)是1929年自费勤工俭学到法国的，1937年离开法国。常书鸿(1904—1994)则是1927年公费考入法国里昂中法大学，1936年离开法国。在这期间和归国后他们有过怎样的交集，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先驱之路：留法艺术家与中国现代美术(1911—1949)”巡展作品赏析——
图三：杨仲子全家福，徐悲鸿
图四：客厅中的姐妹，常书鸿
图五：风景，林凤眠
图六：巴黎圣心院，刘海粟

才会促使常书鸿在40年代创作了这幅肖像？

韩乐然出生于吉林省龙井村，自幼酷爱绘画。1923年底，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1924年春，他来

到奉天，在小南关风雨台附近创办了私立“奉天美术专科学校”，任校长一职，先后聘用许露白、鲁少飞、沈立溶、王平陵等人。1929年秋，韩乐然经上海赴法国勤工俭学，于1931年

入巴黎美术学院深造。初到法国，他举目无亲，边打工边谋生。“我记得在一个溶溶的月光之夜，在中法大学的宿舍里，我会见并结识了来自鸭绿江畔的画家韩乐然同志。”常书鸿说，

韩乐然第一次去中法大学找他的目的是商量准备在里昂中国饭店举办一次水彩画个展。鉴于他的作品还不够成熟，当时在场的吕斯百、王临乙、刘开渠都一致认为韩乐然的举动非常冒险，建议他再准备充分再展。但是韩乐然抱着一试的心态，最终举办了展览，但效果并不理想。常书鸿后来在《怀念画家韩乐然》(《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第4期)一文中提到韩坚持办展的原因，韩当时对他坦言：“这是环境逼人，因为我(韩乐然)是勤工俭学，要自食其力，假如我也像你们一样是公费的话，我就不这样做了。”

两人的初识，让常书鸿看到了一位不惧生活窘迫，依然积极乐观的韩乐然。他赞赏韩的大胆奋斗精神，“从他的言谈和行动中，知道他是一个有勇气的人，我(常书鸿)支持他不辞艰辛地去努力探索”。不久，韩乐然离开里昂去尼斯发展，离别之际，常书鸿将随身带的法郎全部塞给了他，这份知遇之情也为他们日后深交奠定了基础。由于“没有固定的地方，他(韩)又不愿写信”，据常书鸿回忆，“直到1936年，一天，我在巴黎蒙马拿斯地道车站，碰到了他。”偶遇又匆匆别过，两人仓促间了解彼此七八年情况。其实这期间，韩乐然也加入常书鸿、刘开渠、滑田友、曾竹韶等在巴黎创立的“中国留法艺术学会”(1933年4月2日至1936年下半年，成员30余人)。常书鸿是学会的核心成员，其巴黎博迪南路16号的居住地是该会发起地点，想来韩乐然加入此学会与常书鸿或有一定关系。

1945年10月，相交二十多年的老友阔别十年在莫高窟千佛洞再见，两人感慨万千。或许此时的艺术交流是最好的心灵沟通方式，他们拿出自己的画，互相品评，互相鼓励。时任敦煌艺术研究所所长常书鸿感叹：“看着他的画，每一幅都充满了光和色的明快，毫无呆滞生涩之感。他那纯熟熟练的水彩画技法，已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韩乐然也在《走向成功之路——为常书鸿先生画展而作》中这样评价常书鸿及